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  
第九十三回 窮漢打播連贏四陣 史雲動手不教下台

且說馬龍在台上與王興祖交手，工夫一大。只有招架之功，並無還手之力。艾虎正要上去，省得叫大哥吃苦，不料一展眼，馬爺早被人家一個掃堂腿，掃了一個筋斗，只羞得馬龍面紅過耳。王興祖反倒陪笑說：「這位兄台，承讓承讓。」遠遠的有人招呼，說：「王教師爺，我們員外有請這位壯士，在看台上面談。」小韓信張大連要陪著馬龍上看台，面見東方亮。就在這個時候，忽聽北面喊，說：「窮爺爺到了。」王興祖一聽更透著詫異，台下眾人一看這個打播的，全場哈哈一陣暢笑。這個打播的，實在襤褸不堪。也帶著天熱，頭上沒戴著頭巾，連網子全都沒有，就把頭髮挽了個牛心髮髻，身上穿一件破藍綢汗衫，穿一條破青綢褲，足下一雙薄底快靴，靴腰上綁著帶子，靴底綻了半邊，一臉灰塵。可是細眉長目，皂白分明，唇似徐朱，大耳垂輪，肩頭上有一個破捎馬子，困苦之狀，已到□分。雖是衣服襤褸，倒有英雄氣象。馬龍趁著窮人躡上台上之際，自己躡下台去，鑽入人叢之內，直奔正東，可巧被蔣四爺把他擋住。再說那窮人，困苦到這般光景，還有什麼心腸打播？皆因他看著馬龍有幾個招數使得不到家，他替馬龍著急，這才招出事來。馬龍使了一個靠山，王興祖一閃，他替馬龍著急，心內想著一比勢，他身後一人就教他肘了一個筋斗。那人爬將起來，搗著前胸哎喲哎喲哼哼說：「朋友，你看天到這個時候，也該找找去了。你瞧我們這些人看完了打播，回家全都有准飯，似乎尊駕你得現去找去，若過了時刻，誰能與你準備得現現成成的？」這位爺氣往上一衝，說：「你管我找不找去，與你何干？」那人說：「我本就是癆病，你衝我心口給了我一肘，你不管我受得受不得？你看瞧熱鬧的人甚多，誰像你帶比架勢的。真有本事，上去與這位台官較量較量，真能踢他個筋斗，就是一百兩，打他一拳，也鬧五□兩換換衣裳，這是何苦哪。」窮人說：「你管不了俺的閒事。」那人說：「我管不了，我上你前頭站著去。」可巧窮人又看著馬爺打出一拳不到家，自己又一比勢，嘯的一聲又打在那人的後心，要不是人多，那人也就栽倒了。那人回頭惡狠狠的說：「窮鬼，你窮瘋了罷！既有這個能耐，為何不上去露露臉去！」窮人說：「我上去就上去！可惜我如今衣衫襤褸。」那人說：「真有本領，不在衣衫，就怕你不敢上去。」窮人看了看自己衣服，一聲長歎。那人暗暗約會了□數個人把窮人往起一擠，齊聲一喊說：「窮爺爺到了！」就把那個窮人擠上台去。王興祖扭頭回頭一看，這窮人上台打播，必是聽見有五□兩銀子啦。連忙問道：「這位朋友，也是前來打播的麼？」窮人趕緊一恭到地，說：「台官爺在上，你看我這般光景，還有什麼心腸打播。皆因我在台下得罪了看打播之人，他們把我擠上台來。我既來到台上，哪有空返之理，只可陪著台官爺走個三合兩趟，我也不敢來贏，只求台官爺手下留情，走了三合兩趟，我就下去。常言『破車別礙好道。』」王興祖一聽，出言不俗，別看他身上衣服襤褸，反倒抱拳帶笑說：「朋友，你大概沒上號棚掛號去罷？請問貴姓大名，仙鄉何處？」窮人說：「尊公不必細問，皆因我有難心之事，我是被朋友所害，才到了這個光景。大概會點武藝之人，絕不能出身就窮，望求閣下不必往下細問。我要不與尊公走個三合兩趟，也教那些小人們瞧不起我。」王興祖心中暗暗喜愛，想著此人大概本領不差，又想到：與他走個三合兩趟，然後把他請下台去，給他更換衣服，再細問他的姓名。一抱拳說：「既這樣，朋友請哪。」見那人也一抱拳，留出行門過步，走了半個回合，窮人從上手繞到下手，這才叫打播的規矩。二人將揮拳比武，從後面跑過一個人來說：「大哥已連勝了三個，暫請後面歇息，我先替兄長領教領教這位的武藝。」王興祖也覺願意。他本是粗中有細之人，他料著這個窮人到了這般光景，不是□分能耐，絕不敢上台比試，他正願意有個人先與窮人走個三合兩趟，他就知道窮人的武藝如何。你道過來這人是誰？是金頭活太歲王剛。王興祖往後一閃，王剛過來說：「這位朋友請。」仍然二人一抱拳，窮人把捎馬襖褲放下，袖子一挽，汗衫一掖，兩個人往當中一湊，就打起來了。這二人躡奔跳躍，閃轉騰挪忽上忽下，行高就矮，這就叫當場不讓步，舉手不留情。台下之人，全都喝采誇贊不絕。此時徐良、艾虎、馮淵、盧珍相湊在一處，議論這個人。徐良說：「這個人比咱們兄弟還好，他一身功夫，窮到這個地步，他還不偷，可見此人志量不小。」盧珍說：「等他下來，我周濟周濟他，我真愛惜此人。」艾虎說：「我也愛惜他，我問問他的名姓，不但周濟他，我還要與他拜把子哪。」徐良說：「拜把子算上我。」馮淵說：「我看這人本領，像我們本門裡人。」徐良說：「臭豆腐，不用往臉上貼金啦，我領教過尊駕的本領，你們怎麼有這樣出色的人物。」馮淵說：「醋糟，你也太藐視人了，我們本門中除了我不行，難道連一個強的都沒有！」艾虎說：「你們二位先別爭論。三哥，你看這個窮人是輸是贏？」徐良說：「似乎那個黃臉的，三個也不是窮朋友的對手。」說話之間，王剛早被那個窮人刁住腕子，往上一拉，橫蹠子腳踹在齋下，險些沒掉下台來，撲咚倒於擂台之上。那個窮人過去拿起他的捎馬襖褲就要走，墨金剛柳飛熊過來，說：「這位壯士別走，我來領教。」窮漢說：「方才小可已然說明，非為上台打播，無非陪著爺們走個三合兩趟罷了。」柳飛熊說：「不行，總得較量較量。」窮人無奈，兩個人一交手，走了□幾個來回，窮人往下一敗，柳飛熊趕將下來，跟著一腿，打算要踢窮漢，窮漢一回身，用手一挂柳飛熊腳後跟，往起一勾，將柳飛熊摔倒擂台之上。急三槍陳正過來，五六個回合，被窮人使了一個靠山，把他摔倒擂台之上，菜火蛇秦業氣呼呼的過來，說：「你別走。」那個窮漢無奈，只可又與秦業交手，走了數□餘合，那窮人不慌不忙，一手一勢，身體靈便，把個秦業打的鼻窪鬚角，熱汗直流，始終不能搶人家的上風。一著急，使了一個盡命的招數，用一個雙風貫耳，窮人雙手合在一處，往兩下一分，其名叫白鶴亮翅，把他雙手撥開，復用自己雙手，住秦業肋下一插，是一個撮勁，秦業身不由自主，往後一仰，撲咚倒於擂台之上。

王興祖過來說：「兄台別走，還是小弟領教。」窮人說：「我絕不是兄台的對手，只當我是甘拜下風，讓我去罷。」王興祖一定還要與他較量，那人無奈，只得又陪著他動手。這二人方是棋逢敵手，一招一勢，類若編就活套子一般，原來是見招還招，見勢使勢，台下之人，此時全都叫起好兒來了。窮人一急，也打算把王興祖踢個筋斗，翻起一腿，不料自己使得力猛，吧的一聲，把捆靴子帶子迸斷，颼的一聲，把靴子甩出去多遠。台下之人，一陣大笑，窮人說：「這可算我輸了罷。」王興祖說：「不算不算，我先給你換上一雙靴子，然後再較量。」原來看台上早已看的明白，打發人來請這個窮漢，說：「員外爺有請這位打播的，看台上問話。」王興祖這才住手。那窮人教人把靴子給他檢來，復又穿上，自己拿了捎馬襖褲，跟著從人下了擂台，見東方亮來了。王興祖將一回頭，忽見迎面躡上一個人來，離擂台五尺多高，待那人站立台上一看，八尺多高，是個大黃胖兒。原來是史雲，教韓天錦、于奢把他扔上台來。向著王興祖說：「立台的，我拿銀子來了，我們這個朋友連踢了你們四個筋斗，應當給我們四千兩銀子，我把車都僱好了，特為來拿銀子，快盤哪。」王興祖說：「那個窮朋友，可是連贏了四個，要銀子一分一釐，也短少不了，你既是與他相好，你先說說他姓甚名誰？家住何方？」史雲說：「他自己還不肯說呢，我可知道不說。」王興祖問：「你叫甚麼？」史雲說：「我姓史，名叫史雲，外號人稱愣史。」王興祖說：「你盡為要銀子，你還是要打播？」史雲說：「銀子也要，播也要打。」隨說著話，躡過去就是一個沖天炮，一抬腿就踢，要不是王興祖的眼快，險些還被他打上了，皆因是給冷不防。台官一看，這個打出來的招數更可笑了。王興祖往旁一閃，用手一刁史雲的腕子，腳底下用了個勾掛腿，史雲就撲咚一聲，趴在台上。王興祖說：「別叫他走。」看台的過來，就要揪他。愣史躺在那裡，也不起來，說：「你們打死我罷。」王興祖問：「你跟誰學的本事？」史雲說：「跟我師傅。」王興祖說：「你有師傅哪！據我看來跟你師妹學的。論說我們這播台上，可沒有講強梁的道理。我們這打播的，先前兩個多少還算練過，似乎你只跟師妹學的，打出拳來，踢出腿來，我們只不認得是甚麼招兒。總得拿你作一個榜樣，不然笨漢長工也都要上台打播來了。」看台的說：「台官爺，咱們把他鎖在台柱子上罷。」王興祖說：「不用，把他衣服剝下來，叫他找教給他武藝的來取。」史雲說：「你們可別胡說，我師父可在底下哪。」王興祖說：「更好了，要的就是你師傅。」隨吩咐剝他的衣裳。看台的將要動手，愣史把雙手一分，其名叫反背錘，將看台的打倒。王興祖氣往上衝，將要過來，忽聽台下一聲喊叫說：「師傅來也！」要問來人上台怎樣動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